作苟亢熾如故執事者顧又可以鞭笞之末使之濟耶今徐公之策毋可回者願量照愚畫再加詳定星夜移下州縣令勿騷擾務量多寡追價仍舊責付大戶免起車輛丁轉之屬再擇能幹官員以為布運而去或在慶陽諸處糴運或即在彼糴納要之以必完價之賤貴一聽自擇其便發行數日之後即繫執親屬以警其怠前後兩月之間寧夏倉廩復有不完者吾未之信也

對山集卷之二十四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記

秦州畫卦臺新建伏羲廟記

秦州故有伏羲廟而畫卦臺在廟西四十里巋然中踞於岡巒之間昔予有事過秦盖嘗北望而奇之輿者曰此伏羲畫卦臺也人文之秘肇啓於茲今日不知幾萬載而靈秀環衛若修埴愛護焉殆非偶然者也巡按御史方君行部至秦登臺瞻望慨然興懷于是進郡吏與士大夫耆舊謀曰古聖之跡散在天下具有表章而此人文之始顧徒寄聞於樵牧耕豎之

口寧無遺拊髀之恨於將來稽古之士哉宜建祠於此以祀伏羲匪直報其肇啓人文之德而因以表章聖跡愜千萬世之後觀矣遂鳩工掄材擇以今歲某月日始事某月日工用告成財出公帑民不知費郡吏與士大夫耆舊懽忻鼓舞感思悠長于是介其貢士劉如式氏以狀請予爲記記其歲月劖之貞石爰符予志永惟世嘉然予又以歎世之卑見之士慎小費而乏大猷原其心實非以省民也顧畏爲談禍耳學校之頹壞天下十九而是行道用惻而士大夫視爲秦越曾不齒及予深以爲將來之憂乃休休然爲奇論怪說以閼杜欲爲者之志無已至於澌盡彼郎欲挽而捄之又烏可得也鄙諺有曰食欲廢棄耒耜邦欲敝貴處士自宋以來儒者以迂僻不經之論媚惑後世俗儒誦而不繹具以爲是是則所以貽萬世無窮之害者未必非其人以啓之也

聖天子右文崇化漸將變其迂緒以侑復古人忘言之舊矣後世有黜耳目之細敦根荄之大者未必不自方君今日之事以感悟也庸書以竢之方君名遠宜字伯時歙人而主承茲事者則秦州之良守王卿爲中山人云是歲嘉靖庚寅十有二月己卯記

岐山縣周太師廟泉記

弘治某年岐山縣周太師旦廟故有潤德泉涸若干年復出岐山鄉大夫士與耆民故老趨以告余曰太師廟故有泉且涸今且復出其天下之嘉瑞乎父老欲有紀述願子以爲之據志泉自某年月日出公廟東北隅先是若有鬼物爲者烈風雷雨既數日乃出說者曰世治則出世亂則涸然自某代之後往往有合焉豈固有數焉之不可誣與先

皇帝即位之十有五年壬戌秋九月甲子雷風交作山澤震烈泉乃復出蓋自某代某年之涸已若干年也嗟乎水之爲澤苟不能徧及之物則出雨雪霜露之外皆但以稍補其急而已而斯泉之出鄉大夫士與耆民故老駭喜奔走乃如此亦豈以是爲雨雪霜露之可以徧天下後世而不可窮也神物之來必有所爲主者功德高厚則天應於上地應於下靈貺畢臻先

皇帝所以致天下者至精至備浩然而天淵然而淵天下之人蓋身被而莫之知且識者故是泉雖不可具足一邑一里之望由時論之固亦天地萬物位育之微意奚必其所及如雨雪霜露者而後可也又曰

縣令由今江氏以前或良或不否惟江氏能不失
天子命官之意利之所在一是爲民致之民能養其
長老育及其下又能不相詐不不僞不敖不爲多事以
犯
天子之辟故事出之曰亦有吏人能其職消其異物如
渡虎事者若泉之出地周公聖人之廟而時則先帝
聖人之時良有司能將布其德以不失其意則召南
之騶虞亦豈曰但以爲召伯出也江氏名玠已未進
士蜀之巴人某年月日記

拜將壇記

漢中故有高帝拜將壇在郡城南外附城塹實淮陰
侯決策之地也代異境遐士大夫非土守監臨莫能
輒至其地故登眺之際吟詠之事寡焉自已已以來
蜀盜恣橫郡方弗康
天子震怒出師致討名臣鉅公相繼秉節而士大夫
以
簡命參弼者數年之間始旁午不絕暇日或感風雲
之意尋逖邁之跡間多寄興茲壇追懷往事是以遊
覽既繁述詠遂移於是陝西按察司撫治副使呂公
克中結亭壇左丘悉刻貞珉豈耀近觀盖咨來哲復以

予言記諸亭側夫英雄之會賢聖之業其跡雖遠其教最長也故帝王之興也皇皇焉謙恭延士如有所弗逮而其衰也殺正士任邪佞孳孳然亦如有所弗及焉是以俊乂日遠而讒諂日親此二者治亂之定分存亡之大閑也有天下者可委而不鑒哉呂君承壞亂之餘當更新之際其所以感慨往事而經畫於思惟者至熟也後之覽者苟能思所以搆亭之意有職守者修其所守而不溺於所安懲其所未戒而益致其所當慎則其所以興起其訏謀而延慶於斯民者浩浩乎莫之能禦也豈非呂君之所能教哉亭作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明年庚辰冬十有一月甲子記

心遠亭記

見山先生結亭於西郭弘農川之泝命之曰心遠亭亭下則川之東陬土沃而易左右皆善圃而先生之圃居其中翠岩榮木掩映環列大河又自秦晉之間衝而東下橫射茲川川自秦山朱陽川來至虢畧北與永寧澗口川合逶迤至數十里經亭北里許始與河遇灝蕩之氣晨夕交騖卓爲關東奇觀微雨新霽則大華三峯舉在目前而此亭特據其會予再來靈

寶先生携酒飲予於亭乃以記屬予初予坐亭上已甚愛山川之美憾不能卜居其鄰日覯其美且幸邸舍接垣於亭得時時觀玩偶一臨坐悠然之興渢然以生殆不知身世之安在也先生以心遠名亭盖求諸靖節心遠地偏之意予觀先生之心澹然無欲雖堂顯頎之位而從容謙遜若無所與焉者即日坐車馬之會此心之遠無以易也今

天子勵精求治天下名德之士搜訪幾盡廟堂之任不久委諸先生推是心以加之天下則天下之民又將溥被安靜康和之遠福矣但此亭之作先生之遠致也亭作於嘉靖五年秋八月十八日明年三月記

涇州重修儒學記

予以弘治甲子春謁師邃庵先生於平凉道過涇郡值祀丁登拜郡廟已見其學頹敝幾盡嘆當時官師無能奮然以興復爲懷者今又十八載矣涇學諸生郭忠李鸞執其師學正某狀來請曰昔者吾子悲吾郡學之敝郡之學者至今能言之然今且無敝矣請吾子有以記之堅珉使涇子弟得誦說無斁意惟吾子所不靳乎夫郡學之始建也盖自洪武初緣元舊

跡改而新之三百五十餘年後吏無以益也故益敝不可支焉乃今宋侯來守至大成曰此堅固尊美可因不可革也至兩廡曰此少敝可增益益壯也至學曰禮教興行之地其敝若此守吏之羞也曷亟治之耶于是鳩工取材經紀分次可者新之否者改之工不踰年煥然咸備豈非學者之大願吾子之樂聞乎夫飾館華傳剥民以賈譽效諂以要上其志慮宜不及此即上吏督責嚴令然又藉以啗已極千百之費亡久遠之觀其殫心殄志務至無窮此非夫人之所難而宋侯之所易乎予不敢隱宋侯之高義爲序次其事以告涇之子弟曰有明正德十六年涇州知州太原宋灝孟清修復涇州廟學財不費帑工不勞衆鼎建明倫堂則榱棟隆盛制度軒豁可以經久堂左右爲三齋及藏書館其前爲門題曰謹庠序之教門左右又各有門題曰義路禮門堂後建議道堂而改建生員號舍於議道堂後若國子之制每三連爲區置射圃於舊號廢跡而建觀德亭規模宏遠矣學地爲左右居民侵蝕者悉歸於學崇墉巨限後有奸者莫能爲也然豈徒爲觀美無意於涇之子弟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向者學敝士無居

以成其學矣今不徒無散而又壯好可居矣乃或猶有無所用心於學者豈非宋侯之罪人哉夫豐林峻川鳥獸之所次而蛟龍虎豹出焉何也其所聚也今士大夫得庠序學校之教而養之所以爲聖爲賢而有益於天下後世則奚豐林峻川之不如哉亦各求其所至而已矣予請與涇之士大夫子爺日自勉之

春雨亭記

渼陂子宅後有園幾十餘畝近宅百步爲場以納禾稼場以後皆園也列植花木蓊鬱蓬勃琦瑰透迤其後又有脩竹萬竿及場西望邃若豐林城市之中雖若此者其亦鮮矣亭跡雖築楹棟未樹予每至則坐此而忘歸焉嘉靖癸未夏四月灤江公巡撫過鄠訪渼陂於衍慶之堂民事既詢倡酬斯作于是携榼至園卉木榮新好鳥羣至公忻然自適不知逸興之所自也輙已詩成數首擊缶微歌若將神游八極之表地雖有然而公之胸次亦可知矣予是以廩餘畀知縣黃生曰爲我作亭於園求爲渼陂夫子之所憩游渼陂子乃以書謂予曰子宜記予惟渼陂子欲搆斯亭也由甲子及今二十有一載矣乃何至公而始成蓋於是而有異數焉造物者若有陰竢於公使兩君

子之休聲高誼因是亭以求傳也安知百世之下不以右丞之輞川別業晉公之緑野堂視此亭子昔者漢陂子謂予曰他日亭成予當以春雨名之方予經始是園適有春雨而予今返耕於鄠其所以致力於稼穡之間者惟是賴耳斯亦因予日用之常以加之云爾於乎以夫子之德之學乃俾至於此無他想焉其可以爲千萬世之所憾矣灤江名翊字汝溫永平人漢陂名九思字敬夫鄠人皆姓王氏明年甲申秋九月癸未記

尚友山堂記

西盤子搆堂於先大夫之塋左以自居題曰尚友山堂以書抵其友澣西子曰願子之有以志吾堂也澣西子方且極思於萬物之表以求其志乃不能重違西盤子之請於是爲之記曰昔者予兒時事先君子宦遊平陽蓋數過汾西遊覽云汾西有劉村林木藹緊千動霄漢而山勢迤邐環向於村蓋奥區沃壤也其居多名家大族當時自以爲不直爾爾宜必有名士大夫生於其間以紹明先王之道者予歸十又二年爲弘治壬戌乃西盤與予同舉進士觀其人聽其言論文而腴莊而恭有君子之道焉於是常自嘆息

以爲山川之氣其靈異於人固如是且又以近思予言之能中也又二十三年爲嘉靖甲甲西盤子以都御史巡撫寧夏寧夏爲關西重鎮當正德時反亂弗馴號爲難治西盤子至則申號令慎攻守汰剥削立約束遠近之人懽呼樂從於是漸若弘治之舊父老垂相語以爲復覩漢官威儀是西盤子有生之初藉靈憑秀亦已奇矣何其功烈之盛如彼也孔子曰仁者樂山西盤子貴不忘其初達不渝其志顧孳孳於山堂是思凡以樂乎是而已夫平陽古晉陽堯舜禹之故都而皐夔稷契所産之地也西盤子際

聖明陟顯頎將以行其道於天下其意若曰不以皐夔稷契事堯舜者事吾君是不敬於吾君也是則其所以尚友也孔子曰仁者壽吾將以覩西盤子之以仁壽乎天下國家也於乎懋哉予茲以望西盤子矣因遂書之以爲常記嘉靖丁亥秋八月朔旦撰

藍氏世慶樓記

王子明叔自京師來出藍子玉夫書道叙往昔敦迪友道甚厚然自再別玉夫已十年矣乃別緘則玉夫以所居世慶樓記屬予於乎休哉予惡可無說以復玉夫於是爲之記曰即墨藍氏聚德萃祥凡不知幾

何世乃篤生我撫公發祥聞德爲世大夫名實加於
上下徽美嗣諸後昆大眷元德又生我玉夫承耀履
光稽古操則凡天下知名之士未能或之先也此其
慶流長遠固已非世之所謂光華榮耀者可擬矣乃
其鄉之縉紳大夫近即我撫公洎玉夫登第之事嚴
慈俱在兄弟靡他而命樓以世慶夫勵德在我雖德
爲聖人此吾自爲也而業成名立親及見之夫誰而
能爲哉一世及之再世又及之雖天下古今所無有
也於乎休哉昔撫公以名御史恪事
昌朝正紀綱明典則入至今誦之以爲難能則其所

以返其慶於親者世已希厥儷矣而吾玉夫甫[illegible]
史建明捄正之美於公益光則其返慶遵誨之大又
有非鄉之縉紳大夫所及知者茲予又有所告於吾
玉夫往者撫公在臺院
敬皇帝以至聖之資推心虛己延天下之士兢兢焉
若有所弗逮當時諸公承順德意不阿所學天下蒙
其治後世仰其澤今玉夫事
今上皇帝其明良之會豈遽不若
敬皇帝世哉而今之君子乃或少劣於當時諸公要
非趨名棄實以違先王之道其務在持論勝而敦穆

掩爾比玉夫論疏數首心獨私喜以爲有弘治之風焉則所以嗣光衍慶又不但偶協天休而已於乎休哉今日之記正其所以慶諸其家者而予猶爲是言欲世遺是慶於天下國家焉耳玉夫以予言爲何如哉撫公者玉夫先大夫嘗以都御史治關中有大功德於民民私懷之凡有稱述事實必曰昔藍撫公云云故予今亦得而稱之焉嘉靖甲申秋八月十日丁酉記

光訓堂記

夫父祖以產業付子孫其弗守者多也況乎以道以德而訓其子孫其子孫苟毋失其遺書亦已鮮矣況能體而力行之又進而上達於古昔聖賢之所訓使其身爲聖賢之徒而若父若祖之道無怨無恫當世之人覩之而興起後世之人仰之而不忘非豪傑之才明哲之操其孰得而幾也吾友谿田馬先生伯循以光祿卿得告於家繕其先人之墓爲堂以修祀事今年正月廿又六日值先生初度之辰予往壽焉因便謁墓飯於東序堂尚未名先生請予擬之予曰堂當名以光訓先人之道先生苦之先人之訓先生遵之幽宅之祀此堂麗焉名非光訓殆於不可於是涇陽諸生遂請予爲記刻之堂下予惟馬氏自靖川

先生躬耕說道尚志慎修不求聞達閑就辟舉其高
風逸德視區區利祿之徒奔走後後卒無分毫之益
加於上下者詎止天淵也雲巖先生又克承先業出
厥緒餘式諸多士美大已集匿光閟發使其道至谿
田先生益暢益肆景慕滿於士林名實昭於宇內
明興百七十二年其以道鳴天下蓋惟三四人而已
河東薛先生德溫涇野呂先生仲木與先生之外醫
閭賀先生克恭蓋亦其人過此非予之所能知也夫
學士大夫日誦說周公孔子之道將以成已成物尊
上而裕下也乃騰布口說挾道飾奸其人雖三尺之
童鈴口羞道乃又著爲邪說指斥朋進東橋顧先生
華玉送涇野先生序文其萬年公案也若谿田先生
非所謂克光先訓者邪薰蕕悽愴之餘俯仰無愧君
子之於道若是焉可也後之觀者其有感於予言也
夫其有罪於予言也夫時嘉靖已亥夏四月甲辰記

巡撫都御史松石劉公平番記

西戎諸番在
國初秉忠効力惟中國之命是承成化弘治之間又
不啻編民矣承平日久駕馭或失其道戎茲有弗悅
焉及興師問罪則應之曰

先朝視戎如子災與之恤患與之禦今不敢望其恤
與禦也且乘隙殺戎以爲功部落遭外侮方襄首望
中國之援也乃復若此戎將奚從浸淫日久至戊子
以來洮有板兒若籠納郎打魚岷有剌郎栗中占藏
之變大肆猖獗至庚寅松石劉公天和以右副都御
史受
命巡撫陝西地方視邊至岷練兵儲糧師旅大奮西
戎震慴望風納降攄誠悔過者凡若干族松石公推
誠布信戎乃大悅矢不敢忘中國大義我其一二强族
有負固者諸降戎自攻剿之盡滅其種戎方悉平已

亥歲楊子麗以按察司副使兵備洮詢誰諸故老考
諸文牒嘉羨公之休績謀諸參議范子箕副使李子
文中韓子廷偉紀子常王子世爵僉事江子南徵予
爲記以示不朽予傷
祖宗以信義待夷狄其用命秉忠莫如戎也後乃不
相干攝矣戎忍負中國邪得松石公戎復用命秉忠
記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詎不信
哉因掇其事以復楊子之請後之繼厥守者慎思
祖宗之法可也時嘉靖十九年庚子春三月朔旦記

劍州再建重陽亭記

予聞劍州山水舊矣後見李義山重陽亭銘言刺史蔣侑治郡理得人從乃大鏟險道混石見土平可容考工車四軌建爲南北亭以便勞餞又亭東山號曰重陽以辟風日則劍州山水亦然矣而蔣君在郡能有暇日以山水自娛又得名士大夫詠述其事播美於當時遺馨於後世其胸襟意度固亦非凡者矣正德乙亥武緣李君來知劍州踰年政成百姓咸若於是廣教化之道表廢墜之跡高城濬池練兵飾備陳禮義示軌則吏就典列俗無曲議乃歷覽奧曲窮索靈秘得茲亭之址焉乃於二三士大夫謀曰夫禮義者世之大閑而佳勝者地之[illegible]腴二者不可毋耀弗示也予既建燕山書院以示[illegible]者而又表武侯之廟旌死節之人使庶位有警[illegible]兒循然於禮義之事則庶幾矣佳勝如亭湮而罔[illegible]有將數十百年今幸得之得而弗治非所以闡[illegible]發坤珍也於是滌穢芟草復斯亭焉畚鍤[illegible]山碑於宿莽之下吳職方記言自古至[illegible]今僅而賞耳詎知亭之興廢更幾許年而復[illegible]其[illegible]歟然職方又詎知今日之有李君也李君言亭近[illegible]聞溪遠挹五華前對漢陽左秀巖右卧龍城郭樓[illegible]俯在懷抱與職方之

記畧同至於長溪清潯流影不去則吾亦神坐亭上久矣劍士姜文粹玉潔者予舊友也能道李君之事因以書托予記亭云亭崖畔有石刻古重陽亭四字隸大書之爲宋張珖筆予益躍然懊不能從諸君子遊也自予記已不知諸君子遊而樂樂而詠者將若干篇尚當彙萃爲吾錄寄之以觀李君之暇日比蔣君何如當亦更爲李君賦之矣關中名區勝壤不可以數計安得有賢如李君者以爲表章之以快吾意此不知予能待而見之否也李君名璧字白夫弘治乙卯廣西舉人詣深履厚故爲意古道如此亭成戊寅之夏明年正德十四年己卯夏六月十又八日庚辰記

東岡記

東岡者高密縣東之岡有李子先公之墓故李子結廬處焉因自號東岡子與凌谿子一日過予滸西別業嘆之曰美哉子之居滸西也洋洋乎不可得而繁休休焉其有餘閒也眡予日走且馳以嘵嘵於功名之閒不得恒守其廬豈不大戾哉夫遊景者易汨而盛年者難再也志曠者寡酬而氣昌者多沮也我盍返焉以修吾廬乎余謂東岡子曰夫子之羨予居也

似矣然未聽夫子之道而詎以予之苟安不已自昧乎夫志氣者君子居身之所珍而窮達者士之遇也士抱誠明惇正之學孰肯忘世自掩與木石麋鹿爲友儕哉顧惟其所遇而已矣今東岡子以直道鳴於天下天下之人莫不引頸以望得東岡子左右昌朝使匹夫匹婦無不各得其所此則東岡子之故志也今

明王在上微賢弗尊微能弗使一切猖狂謬悖邪僻之人誅戮竄放不使一日雜乎淳人正士之間以傷和厚惇朴之化東岡子顯其身名於方憲樞轄之位

挫鼂俊之教統戎兵之數方將向用不已而東岡子之志可謂行矣學士大夫修之於家者多壞之天子之庭東岡子貴不易其賤泰不失其窮守其官服權貴以生死榮辱不能奪至於黜放擯棄毋以回也艱難狼狽毋以怨也而東岡子之氣可謂浩然不撓矣夫氣者養之所昌而志者事之所本也古之君子功澤加於當時休美傳於來世凡此勿失耳東岡子有是二者凡所以養之東岡之廬而行之東岡之身者毋有不得亦奚必居東岡之廬然後爲東岡子也傳說不以商弼而害其築尚父不以周師而害其釣大

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君子之道如是而已矣凌谿子曰旨哉之言是深得東岡子之心即與東岡子日坐其廬以求其道何異是是可以記諸東岡子之廬是可以使子孫後世皆知東岡子之心不負其窮居之守如此也嘉靖八年癸酉春三月甲子記

1394F
1d2uy47